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范鳴謙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孝宗隆興二年張浚次平江奏論人才曰臣初十日自平江府門外起發屢得雨澤物價不貴據諸處報開水已通糧運畢集建康鎮江摧貨兩務日納二萬餘緡俟臣回自取見錢糧的確數目别具聞奏伏乞聖慈少

寛念慮臣今日得知泰州范愉中到被虜脱歸人曾充敵寨軍曹司備知敵中人馬錢糧數目與何朿范常田換并近日于崇之所供申數目一同仰惟陛下聖知自天神機獨照敵之强弱形勢盡在目中所患乏同心同德之助而文詞之士識見淺陋無肯為陛下竭死力任重責者何若智者獻謀勇者効命通財計者究心於經畫練邊事者盡節於封陲先其所急後其所緩一意圖事有死無二如創業之時馬上求治陛下何憂夫事之

不濟哉臣願陛下急収人才為吾羽翼必使議論歸一
讒説莫間以揆今日之變天下幸甚
廷臣上言謂國朝視文武為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
授文資文臣以材畧智謀換右職當邊寄者葢文武兩
塗情本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終以氣習
相忌有不樂從者矣今兵塵未息方厲恢復之圖願博
採中外有材智權畧可以臨邊可以制閫者倣舊制改
授從之乾道以後又選大將之家能世其武勇者武舉

及第武藝絶倫可為將佐者會廷臣言曰方今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餘萬其間可為將帥者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振其氣表其才也今文臣有三人舉主則為之循資再任五人則為之改秩而武臣無有焉古語曰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宜令都統制視監司者歲舉武臣二人視郡守者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為上善撫士卒專有膽勇者次之不拘將校士卒優以獎擢被舉人有臨戰不用命

者與文臣犯入已贓者同併坐舉主帝可其奏仍著爲法

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曰臣聞人主高拱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事之利害無不聞豈他術哉不過曰委任一相而已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盡決夫事之利害哉不過曰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賢者退之言之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事之利則行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

兼衆人之善而賢主能兼宰相之善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遜其下羣賢竭智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謂之懿德世之亂也宰相稱其功以加衆人衆人伐其技以憑其上是以上下無禮而亂虐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而未嘗不係乎斯二者也夫留侯漢朝第一也坐籌畫策天造地設漢庭無能出其右者然樊噲諫沛公無止秦宮沛公不從留侯曰噲言善願聽之婁敬説漢王都關中

上疑之留侯曰婁敬之言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隂猶耻與噲為伍而婁敬脫輓輅一妄庸人耳而留侯亟推其言於漢王可不謂大賢哉魏相亦中興賢宰也其謀謨廟堂之上必有大過人者然讀趙充國二疏傳則亦用衆臣之長耳充國欲罷兵留屯計可謂迂矣相推其言以為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為太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相免冠謝上

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夫用兵大議也太子國本也魏相不以二臣為輕議而更以為可從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豈不由推賢揚善而致然哉區區之愚仰惟裁擇

乾道中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曰臣聞之道塗竊謂陛下即位以来每有人才不足之歎昨者御便殿對宰臣論及用人之道雲章奎畫聚而成書臣以正字名官一代謨訓所當紬繹幸因賜對得以吐狂愚之說願陛

下少垂聽焉陛下有虞舜之孝有夏禹之儉有文王之勤勞又其經營土宇整頓人物有唐太宗之明天下以是數者歸之陛下蓋以其實狀也非虛名也陛下溫顏聽納如此不憚煩不應有人才不足之歎此臣所未喻也夫以天地所養雨露所滋雜然百物古猶今也百物之在天下何嘗不足古今天下豈有人才闕然不足之時耶人君自處常若不足則人才斯有餘矣若自以為有餘則安得不起人才不足之歎乎高帝自以為有餘

則四皓不肯出光武自以為有餘則嚴子陵不肯仕若以謂天下之大不得此數人者是未足為輕重然舜所得纔五人耳禹得一臯陶文王得夫二老者帝王之世人才非不足而其未易得也又如此陛下嘗有意於唐太宗之事太宗所得者房玄齡杜如晦一時人物又皆夤緣房杜得以盡其所長是貞觀之時未嘗以人才不足為患也臣因論太宗之事偶於此又得一説天下人才有遭逢成就在乎上之人今天下以鄭國公魏徵為

純臣若無一事可議者方其遨遊於李密竇建德二者之間使如是終身無所遇合則安得為全人以是知豪傑之士琢削鐫磨或有待乎上之人陛下何遽以人才不足為患也芻蕘之言多不切事情惟陛下裁赦冒犯天威不任隕越

淳熙中光朝為中書舍人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狀曰臣昨蒙陛下記録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黄縁從橐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

有好名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録黄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忍恥不得已書之他日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畧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令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

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凡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大正為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畏哉

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乾道三年虞允文奏論用人久任利害疏曰皇帝御選德殿命臣俊卿臣允文臣克家入奏事已乃賜坐從容論今日治道上顧謂臣等用人必當其才必久其任其

效乃著臣等對各有指臣某昧死奏誠如陛下聖訓然自古才難知而用之亦難惟公其選則才無不當久其任則職無不舉虞舜氏命官置牧之意具載於書其嚴如此上曰良是命臣等各述所對將刻之屏障君臣交修垂永永戒臣等拜手退敬推原本始上稱明詔臣覩舜典八百一十二言命官之序周悉重複皐陶以刑契以教夷夔以禮樂禹則播九州告水功各司一職不相亂也三年而考其績九年而黜陟之水土平刑政舉庶

功畢奏考其當時選用之際上則為之塈讒說難任人下則往哉欽哉濟濟相遜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苟簡於授受之初其選公故能當其才而可久其任庶政惟和萬邦以穆叔季而降君臣之間非不知此至分職任事師背此而馳抑亦有繇也哉授者無委能之意受之者有偷合之心或才不才之並處而媢忌生或君子小人之參用而機謀勝一王尊之賢佞不察於愛憎兩曽參之是非亦失於疑似甚者朋邪醜正險陂害成溺於

親昵而用其偏蔽以權勢而防其進風尚既薄人偽益滋陰植鄙與而伺候短長巧出語言而變亂白黑私謁日勝公道日㬥用之無適當之才任之無可久之效此自古及今害治之大者危亡之相尋可畏可懼而不可不察也且羿非射則無術秋舍奕則無藝倉扁棄醫則無活人之功蓋執一而求與百俱廢矣故武王之治位事惟能孔子之言使人以器如因其能隨其器久任而責成之失之者亦鮮矣昔在慶歴樞密副使臣弼上言

欲輯三朝典故文字編成一書寘在二府俾為模範因乾德任官之詔為之釋曰先朝臺省之任必取才望相當能稱其職者以三年為滿所以人無躁進之心官有宿守之業近者除授數月即遷人知速去官無成績犇競之風由此而甚嗚呼弼誠知治體者也臣不佞竊於今日有感於斯言臣某謹書

允文又上言曰臣聞論相繫之人主而擇相當以天下故宰相者天下之選也選不以天下而用於一人之私

意所相非所任所任非所相而天下之心必有所不服矣舜之舉皐陶湯之舉伊尹所以必選於衆而不仁者自遠也陛下登大位今七年勤於論相數置而亟免者已七八輩豈陛下所樂為哉意者論相之初擇之不審也以陛下之聖則天縱以陛下之智勇則天錫以陛下之所立規模則天授羣臣何敢望清光萬分之一而敢冒當輔相之位故泯默就職奉行文書尚皇皇然鰓鰓然有不勝任之憂其欲求免於譴訶亦難矣舜之相皐

陶湯之相伊尹方册所載一君一相之間道與氣合禮與情備上下相須驩欣交通無形迹疑忌之嫌治功之成高出千古豈有他哉以聖賢明良之會相仵而不相遠也荀卿論人主之道有曰身能相能者王其相須葢如此昔魏武侯與羣臣謀事羣臣不能及罷朝有喜色吳起諫以楚莊王之言曰世不絶聖國不乏賢今寡人與羣臣謀事而羣臣不及有楚國殆矣之歎至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退而憂之景德之

間真宗與陳堯叟更論前代求治之君蓋嘗舉其事以相為戒也如臣不才視近歲數輩相有不能企而及者多矣學不足以自信明不足以自防一身之孤不足以自保而欲使臣輔陛下天之所縱所錫所授者求其能審國是斷國論强國勢立功立事以副陛下簡拔之意臣雖甚愚自知其不可也臣願陛下舉舜湯所以選者思楚莊王唐太宗之所憂者法真宗皇帝君臣所以相戒者旁求非常之才以應非常之運擇之於未用之前

信之於既用之後使之議論天下之事陛下虛心而察納之使之負荷天下之責陛下端已而責成之論議負荷不歧為二而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之勢不分毀譽亂真之禍不作則治功必進治效必成四海之大惟陛下意所欲為而實非臣之所能也改命更擇以幸天下臣敢以死請伏惟財幸

乾道五年汪應辰進杜黄裳李德裕告君故事曰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

得失何為而可杜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

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武宗以李德裕為相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書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選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竊以唐自天寶後惟憲宗武宗能修政事復振威令觀杜黄裳李徳裕所以告其君者可謂得其要矣二帝能信用其言宜其有成功也

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聞立政圖事人才為急然而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之實難又況一官易效通才難得優趙魏者不可為滕薛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自非儲蓄素廣品目素定一旦任違所長用過其量譬之以驥捕鼠使蚉負山小大雖殊其失一也仰惟陛下内修政

事外靖邊陲今日先務孰有大於此者臣願深詔執事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不限員數不拘資序區分所能總為一籍若馭軍若臨邊若經理財賦若行視利害若監司若郡守推類以往詳議格目仍於其間各紀所長假令某人可馭軍也又須別列其孰智孰勇孰當為偏裨孰當為統帥某人可治郡也又須辨其孰中和孰健決或使之撫雅俗或使之治繁劇人為一格格儲數人繼此有得接續來上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加

審覈遇有任使按圖而取比之既寒索裘已渴浚井其為利害葢相遠矣

七年必大為禮部侍郎又論人才上言曰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而升者常才也誠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寘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為過若乃佞而託於忠偽而託於誠私而託於公苟不察焉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

猶如此況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則哲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小大固不逃於聖鑒然乃者嘗遣使理財矣又嘗遣使按軍矣方被命之初截截幡幡似若可聽及責成效蔑如也此無它用之過其量賞之不待功彼既冒受寵榮則懼誕謾獲罪於是多方以掩其過妄作以蓋厥愆雖以陛下之明隨加譴斥然而兵民已被其侵擾財用已為其蠹耗噬臍之悔可勝計乎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其實試可而後遷彼知爵禄

不可僥倖取也必將趨事赴功少副陛下總核之政而真才實能見矣

淳熙二年必大為右文殿修撰論久任上言曰臣伏覩自昔人君大抵始於憂勤久則豫怠非固欲其如此馴致焉耳陛下則不然臨御大寶十四年于兹自強不息新而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於載籍是宜功成治定坐臻無為之效然而大欲未得彌軫宵旰者何也人主有急治之心羣臣無任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

二而言之陛下既擇内外將帥之官矣而士卒勇怯甲兵堅窳未免悉闗於淵聽既擇内外主計之臣矣而調度盈虚水旱備豫往往猶煩於聖慮以至興一利除一害小大之臣舉未有獨當其責者不過遵守成算奉行文書而已事成則例遷爵秩兼受賜予不成則猥曰委任不專非我罪也縱加之罰率用輕典是以初爲苟且之計而終懐幸免之心使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爲虚文翫歲愒日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以此歟臣願陛下

勞於用人逸於仰成凡任以是職必責以是事久其歳月盡其才力底績而賞使之勸瘝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雍容于上百職交修于下如此而功弗成效弗著臣不信也揚雄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陛下念焉

必大改敷文閣待制上言曰臣謂官冗久矣而今為甚蓋上有名器寖輕之弊則下有淹滯失職之嗟惟其寖輕故勸沮之法壞惟其失職故苟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古之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之則勸而不賢

者以不得為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得為沮令也不然進士以藝任子以世雜流以歲月固未嘗考其賢與不賢能與不能也應格斯與之耳然則勸沮之法安得不壞何謂苟且之心生今分職有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數人守之其在吏部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資皆仰給於三年之俸故貪者益貪懦者益懦低首下心便文自營以兾官滿而去尚何敢與上官抗論是非為下民辨白枉直哉且不

特吏部注授為然也所謂堂除乃抜擢人才之地令郡守皆除三政倅貳闕至八年凡卓然才智之士自為朝廷所知者固所不問姑以中人論之三十而仕七十告老若十年而為一官則平生不過四任而已然則茍且之心安得不生臣願陛下明詔三府力裁入流之數以清其源毋艱既仕之路以遏其流庶幾數年之後其弊稍革而人材見矣

三年必大為兵部侍郎論用人二弊上言曰臣嘗觀司

馬光歷年圖序以為人君之道一用人是也自三代兩漢以迄於唐用得其人罔不興用匪其人罔不亂布在方冊昭然可考陛下聖學高明深燭此理故自即位以来內度於聖心外採諸衆論求人惟恐不及用才惟恐不盡下至占一善名一藝者咸表而出之固嘗上嘉虞舜製論而刊諸石矣然屢省乃成尚未能仰副聖心者何也深惟其原殆有二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

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然一官或闕自衒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之資格而取必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嚮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人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比而欲速所謂公家之事姑應簿書期會而

已初未嘗為旬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臣所以為是言者誠以風俗之薄厚繫士大夫之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斯致治之樞要也

四年必大又奏曰臣聞舜之時稷播百穀契敷五教臯陶作士后夔典樂終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不過遷爵秩加服章而已是以任久而責專志定而功成後世人才既不如古仕於朝者又遷擢靡常今歲為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輙興滯留之歎徃徃用過其量處非其據職業多曠績用弗成為臣者既以被譴而國家亦不能収用人之效茲今昔之通患也臣愚欲望聖慈於任使百官之際益留宸念始也

審度才力隨其大小付之以事而勿使躐等終也考覈功效或增秩或賜服而勿使數易盖不躐等則僥倖之望息而速進之念絶不數易則營職之心勉而厭倦之意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豈曰小補哉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上言曰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

謗稱吏部爲例部令七司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疎畧

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狥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

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靳例常寛令法令繁

多官曹冗濫蓋繇此也望令裒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

申明重行考定非大有牴牾者弗去凡涉寛縱者悉刋

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賕謝之姦絶冒濫之門

塞矣於是重修焉

孝宗時正字趙汝愚論謀國者必有腹心之臣上疏曰

臣聞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所謂腹心之臣齊威公之管仲越勾踐之范蠡漢高祖之良平唐太宗之房杜是數君臣者其相與謀也皆竭誠盡意無復嫌疑如父子兄弟之謀其家自為一定之計故其施也有序其動也有期非僥倖萬一者之所為也陛下英明神武將大有為於天下至於腹心之任臣獨疑之陛下臨蒞以來其所顯用者多矣其間深謀密畫外廷不可得知然而遠者不過二三年近纔數月而罷去来紛紛邈無定論

蓋亦有可議者矣豈非相與之誠或有所未至乎非惟人懐自疑之心專事形迹以求苟免而吏下知其無權亦從而慢之雖欲自力不可得也將何以責其謀國之效哉臣愚伏願陛下眷求賢哲察而後信之夫輕信於前者必重疑於後爲其因失而致戒也惟察之深然後能信之篤陛下誠能察人於未試之先而信賢於既用之後使大小之臣咸得以才自盡則陛下何功不立何事不成臣謂今日清源正本之典實在於是惟陛下擇焉

汝愚為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又申乞甄叙商榮付安撫司自効附奏曰契勘本路阻山瀕海常有盜賊不時出沒正在平居收蓄人材以備緩急一旦之用某伏見保義郎商榮昨自偽境仗義来歸忠勇絶人累著勞效先任楚州磨盤廵檢日嘗過北界收復州縣朝廷以其生事責送建寧府拘管據商榮供具到脚色盖是當時主將有實使之然者榮惟懐忠義而不知朝廷事體遂致輕鋭觸犯憲章原其本情實為可憫今来拘管已十有

三年累經赦宥若不稍加甄叙竊恐無以激昂士氣欲望敕奏將榮權付本司自効隨宜支破請給候將來立功效日別與陳乞差遣

汝愚又奏按知金州秦嵩狀曰臣嘗讀前史伏觀秦漢以來謀臣良士凡言制御邊陲之術者莫不以謹擇邊吏為首其選重矣究其為術雖若不同而大槩有五其一曰以廉律已化服異類二曰智勇絶人威震敵國三曰謹固封疆不起邊釁四曰撫摩邊民厚固根本五曰

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能此五者則雖有彊敵亦可以坐制矣今有人焉受朝廷邊陲重寄而罪惡盈積畧無善狀臣不敢以被詔命朝夕去此顧惜人情遂置而不問惟聖明裁擇臣伏見知金州泰嵩所在貪汙贓狀狼籍衆共指議不可具陳昨知黎州常遣諸寨土丁入蕃界採臙脂木以為什器一日又遣土丁二十七人過大渡河採斫板木遂為青羌所執者五人死者二人幾至生事今任金州不住遣人於黎州販賣近販金珠過大安

軍而為稅官所覺收稅至數百緡則其貨物之多從可知矣望其以廉律己化服異類可乎嵩始壯時猶可幸其一割之用今聞久病不能良行每出見賓客輒用兩人扶掖比丁家雖衰悴可知而尚爾經營志在茍得望其能智勇絕人威震敵國可乎嵩在黎州既緣採板木生事土丁五人為青羌拘執不還嵩一時計無所出遂厚賂奴兒結俾往青羌調護其事已而盡得所執土丁及所斫板木以歸嵩既茍逃譴責而奴兒結亦自以為

功欲徙居於安静舊寨深入漢地數十百里據沈黎之門户而嵩遂許之不能拒也是時羌中豪猾隨而至者三十餘人白水諸村附從者亦數十人雄視一方深據要害於是蜀人上下憂懼欲逐之不可欲逺之不能遂為沈黎腹心之害非頼留正以計殺之則大為邊患其勢未巳今仰憑陛下威靈邊事寧息然數年之間勞師動衆費耗百出推原亂階則嵩實為之也今任金州亦未嘗以邊事為意歸正人逃亡盜賊出没皆縱而不問

望其能謹固封疆不起邊釁臣知其不能矣上津一縣本隷商州去金州絶遠通邑人户纔二千家而歸正人實居其半政賴守令加意存撫猶恐不及而嵩專事掊克畧無顧恤之意每歲令副尉奚文欽將茶隨門賒俵至秋熟時每茶一斤折納粟麥三斗或四斗有償納不足者則來歲從而算息息復增息每歲轉加臣聞上津一縣二千餘家而總欠金州茶錢三萬餘貫稍稍豐熟則督責盈門纔遇饑荒則逃移北界本司案牘前後具

存望其能撫摩邊民厚固根本臣知其不能矣嵩在黎州日役軍役數十百人入山採打竹木木為柴薪竹為火炬轉賣公庫收錢入已瑣碎如此其他可知轉運司支降諸軍糴米本錢每石五道嵩但以布帛雜物準錢一道配與諸寨土丁科糴粟米支散軍糧取其餘利諸軍怨之至今切齒如此而望其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臣又知其必不能矣臣竊惟金州北鄰大敵而居四蜀之衝其地望不為不重又安撫一司錢物甚富朝廷本以

待邊防之計諸司未嘗檢覈不幸相繼累政多不得人變化出沒無從稽考竭民膏血盡以爲贓吏封殖貨賂之資可爲傷痛又金州民事多與戎司相關聞嵩有親戚在軍中濫充將佐故凡事皆俯首聽命畧不能爲百姓主持人情怨嗟無所赴告伏望聖慈將秦嵩特賜黜責稍紓兩郡軍民之憤遴選有資望文臣與圖共理一方幸甚

汝愚又薦部內知縣黃譓林 闕 李信甫趙彥繩疏曰臣

等伏以一邑之宰最為近民而親使其能以體國愛民為心者是誠可嘉臣等任一道之責自惟無以補報朝建果有廉能循良之吏為陛下撫字百里治狀有聲輙隐默不以上聞臣等豈容無罪竊見知建寧府建陽縣黄讜持身有道為政有方自視事以来留心撫字前後士民列狀條其政績者非一據其所陳自有建陽莫之與比臣等初未之信及體訪覈實但見其政平訟理民無愁歎百姓愛之如愛父母況建陽劇邑財賦素窘最

號難治黃讓本儒者每旦未明即起治事夙夜盡公未
嘗少懈終始二年殆如一日以此人心悅服租賦樂輸
而官用充衍餘財與前政補欠數萬緡而餘力與諸生
講論經學亦可謂之通材矣知泉州晉江縣林闕廣靖
介潔獨立有守曩曾知平江府崑山縣方赴任間前官
任內有積逋累萬計州郡欲使之認納林闕不忍以貽
民害毅然不奪寧甘心棄官而去其重義輕祿有如此
者臣等考其令之邑政以律身奉公為先以厚風俗為

本吏職民宜不擾而辦境内豐殖安其田里公事一切任理不為權勢所移人推其公竟亦不敢干之以私往来者交口稱之誠可謂端方之士矣知福州懷安縣李信甫學有源流夙敦愷悌心如準衡無所偏黨故其見於踐履施於政事惟務安靖不為表暴以民隱為急以公調為緩身任逋責斂不及民慈祥之政洽於一同比以微恙在告旬浹士民羣集縣庭為之禱祈却之不去其得民情若此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彦繩天性明達優

於治縣首務草去宿弊以寛民力如除科鹽之害杜督逋之患又務觀農以敦本置學糧以養士公私不勞辦集士民為之稱快聽訟必使兩造案前委曲難問有如父子以故事無寃枉令之縣令難乎其人此四人者為福建八郡諸邑之冠欲望聖慈特加顯擢以為良吏之勸以慰四邑百姓之心

汝愚又薦陳葵趙幼閒王聞詩上奏曰臣昨權吏部侍郎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㫖令臣薦舉才行兼備未經

擢用者二三人臣後因賜對嘗奏知緣薦舉文字是臣始初奏請在臣不無妨嫌乞免薦舉是時恭奉聖訓令臣候將來人才日奏來臣自後蒙恩補郡不敢妄有奏陳令臣已到任一年有餘自惟疎庸别無補報所見一路州縣小官中實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之人可以仰答明詔者臣若復畏忌知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伏見從政郎南外睦宗院宗學教授陳葵天資粹温充以門學其言約而義富其履甲而行尊自登第二十餘年棲遲

選調安貧守道未嘗干舉臣觀其人經明行修表裏純茂如良金美玉可為清廟之器從政郎福州候官縣丞趙紡聞器資端亮識度寬宏恬淡優游不急仕進凡勢利之際衆人所共趨者紡聞獨退然引避若無意於世者至公家有利病則未嘗不首出為臣言之臣觀其人忠信篤實可臨大節承務郎前福州連江縣丞王聞詩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內行修飭頗有父風出而臨民不苟於事故事公卿之子凡到堂者類得優異差遣況

十朋為陛下舊學清名直節當世貴重而其子能敦尚志節兩任秪就吏部注授差遣逮今任既滿且復經年蕭然里居衣食不繼乃有不復榮仕之意臣觀其人廉靖修潔可勵風俗如蒙朝廷擢用之後將来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

汝愚又薦進士劉伯熊常垍上奏曰臣等恭覩淳熙十五年九月八日明堂赦文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帥臣監司同加搜訪連

銜結罪保明聞奏臣等仰惟皇帝聖德格天禋禮告備必形睿旨廣搜遺逸孜孜訪問常如弗及臣等仰奉明詔精意考擇令有其人敢不論薦臣等伏見簡州鄉貢進士劉伯熊學術淹通制行淳古屢該免解不復就舉屏居著論不求聞達澹然味道之腴無書不覽其所為文言約理盡需丐後學蜀士大夫多出其門且其孝友信義不但聞於一鄉至論當世之務靡不通貫成都府鄉貢進士常垍蚤歲穎悟嘗與薦名之列後亦該免不

復就試隱居山林已三十餘年草衣蔬食不改其度足跡未嘗至城市著書立言有補風教一邦之人皆敬而愛之欲乞遵用敕書優加襃擢庶幾山林博習之士不至湮汨無聞非惟表盛世搜揚之禮亦以為異時風俗之勸其於聖政實非小補

汝愚乞諸軍各置參謀官狀奏曰臣伏覩自古所命將帥皆用王之卿士極詩書禮樂之選近至唐世凡雄邊重鎮亦無不選任名臣其功名顯著者往往入為宰相

其後如裴度李德裕亦皆所至茂著勲績惟我國家累世承平將帥之任不逮前古此非天之降材於今獨異亦由選任之際文武大分以至是耳故雖有慷慨功名之士皆無由習知軍旅之事而專於武勇者則例以儒生迂闊視為無用此緩急之際朝廷所以有乏才之歎也臣伏見唐之諸鎮皆許辟召儒生學士並參戎幕若裴度在淮西用韓愈為行軍司馬此固不論若烏重胤奮自行伍亦能以禮羅致石洪温造二人皆一時名士

賔主之間能兩無疑阻者良由當世之法文武並用士大夫聞見習熟故久自安之耳今沿江諸軍舊例有許置主管機宜文字及幹辦公事去處其職本在階級之外頗得唐之遺制然皆奪於權要或狃於私情選任太輕士亦羞鄙望其高識遠慮遂能參理戎務協賛軍謀難矣臣愚欲望聖明參稽古制思為國家長久之計於三衙及鎮江建康鄂渚興州屯軍多處每軍特置參謀官一員如江池之類元未置主管機宜文字處與增置

機宜文字一員使之與聞軍事然非稍優其禮則士不屑為非精選其人則無益於事如蒙睿慈特賜採納其合理資任人從請給之屬並乞下有司詳議施行庶幾他日異材間出為國家用誠非小補

汝愚又乞罷諸軍承受上奏曰臣仰惟陛下神聖聰明比隆堯舜渙發大號斥遠巨姦朝野聞之莫不鼓舞以服陛下之斷以頌陛下之明幸甚臣聞安危有本成敗有機撫機而失後必有悔陛下赫然奮發明斷臣謂陛

下此舉威行萬里中外將士孰不人人聳懼朝廷之所為若朝廷乘此事機一新天下之觀聽革除蠹弊委任忠良四方聞風易於感格此其勢甚順也臣所願者惟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臣竊觀今日之弊其最大者無如諸軍置承受其始秪緣諸軍有奏報文字或有滯留之弊故各置承受務要速達然而因循既久姦弊實多外以壅隔諸軍之情内以潛窺陛下之意傳聞諸軍凡有奏請文字皆先取決於承受承受視以為可則進呈

承受以為不可則退去或進或退有司皆無由稽察非若章奏通進二司皆有文據可點檢也故軍中雖有著實利害皆無由自達而陛下聖意微有喜怒彼必先事知之於是將帥禍福輕重之權隂受制於承受而貨賂之風掊克之政行矣雖陛下聖明在上每事體察而軍情戎務固有不容盡知者也臣伏覩祖宗時雖有走馬承受之名然實非今日之制蓋祖宗時三路沿邊走馬承受皆在本路置司遇有機速公事方許馳傳入奏朝

見訖亦不得在京遷延久住其使臣皆是三班院選差雖間有差内侍去處其見本路帥臣之禮祇許依屬官例其視今日事體輕重豈不萬萬甚相遠耶臣伏見行在百司凡有奏發急速文字皆經由通進司晝時進入陛下勤勞不倦無不朝奏暮報何獨至於諸軍奏請而反有滯留之弊哉此其情蓋可見也陛下誠能明立章程嚴為賞罰斷而行之顧何不可臣愚伏望申嚴訓戒今後諸軍除常程文字並依舊赴章奏房投進外凡有

機速文字並許實封畫時赴通進司投進通進司即時別項進入或有合降付三省密院商量文字亦乞明詔大臣先次將上取旨施行其諸軍承受並乞住罷庶絶上下壅隔之弊然後収還將帥之權俾為輔相之責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也其賞罰進退之權雖歸之人主而蒐選考察之事當責在大臣昔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聰明英武過於羣臣何啻百倍至於任使諸將収采人物亦皆訪於蕭何鄧禹房杜數

公若大臣平居恬然不以人材為意臣恐一旦邊陲有警不幸諸將或乖人意不審陛下此時誰與謀者此臣所以不得不深憂而過計也至於承旨一司比來權任甚重解綬易轍實在此時選任之間尤宜詳審歷考累朝故事葢許文武並用臣採之輿論得之公言咸謂前侍從中亦有老誠忠實曾在督府諳曉軍政徧歷宰掾深識事宜者惟陛下博詢衆志斷自宸衷極一時授受之公示四方好惡之意自然本朝增重士氣激昂化貪

為廉易懦為勇富强可待克復有期乃若姑蹈故常憚於改作非惟玩歲愒日無益於事亦恐此機一失後益難為力也昔齊威王即位既九年諸侯並侵齊國不治一日發憤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之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强於天下此非其嚴有足稱者蓋其乘勢便利遂能一意行之有若順風行舟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使威王今日烹一阿大夫明日復用一阿大夫臣恐徒為是紛紛終無益於齊之治亂

矣今之事勢實類於此臣伏思累日不能默默偶值經旬假故未敢請對而愚衷廹切恐失事機謹遵用八月壬子詔書實封入奏惟陛下裁擇幸甚

袁說友論實才上奏曰臣聞聖人之用人不務愛其始之所似可喜而每信夫終之所果可用盖天下之才貴乎實而不貴乎名也高標大言自立名字足以驚眩當世而譏評時政則又恐上軋下鼓動震喝若纚纚可愛豈不似可喜哉然終之成就迄於荒忽澶漫不適於用

而沽激矯訐自足以取名矣至於實才之在天下非有
喬傑卓鷙之行以自表立往往自爲可用能行之學以
致力於事功誠實之地顧以虛名者視之殆無一可喜
然實之所在要其成就於後者必有績用惠利之可書
是以聖人之用人知其始若可喜者爲不足進而終之
果可用者爲必可恃則有以黜虛僞之名崇務實之士
而實才之用始足以辨天下矣仰惟陛下臨御今十八
年焦勞求賢以起平治而事功之立猶未能盡副宵旰

之念何哉夫實才之與虛名其相去已不侔矣而士大夫好名之弊甚於好利好利者其弊止於一身而好名者將欺天欺君欺人自欺之不暇人而至於所欺者如此則大用而禍大小用而禍小是豈爲國家福哉大抵士之在朝振職以治内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摸稜以固位姑息以養譽者反以得立朝之名州郡之職練兵而愛民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掊斂以稱最結託以求譽者反以得作郡之名右選之職熟韜鈐而尚智謀可也實

之不務而或文雅以緣飾言語以媒譽者反以得兼資之名昕朝賜對詳利害而計實用可也實之不務而或訐罯以為直矯飾以沽譽者反以得讜言之名相師成風以為當然而弗之變使人主焦勞獨運於其上而百職浮靡掠名於其下坐縻歲月而功效弗立抑可惜也今之人才固未盡至於此然以陛下求賢甚勞願治甚切而大勲之集尚未足以當聖意者臣恐隆虛名之弊猶有以累陛下之知人也今欲曠然大變使人皆有趨

事赴功之心不事大言不務好名不為矯行以恪意於實用實効之地此只在陛下一好惡爾臣竊觀仁宗皇帝謂張士遜曰今之士多不能補益時政又揚君之過以釣虛名朕甚惡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故雖一耀州縣令張龜年亦以其賦調先期犴獄無擾即下詔褒用於是實材輩出項背相望仁宗之治軼迹三代者其機在此臣愚欲望陛下於用人之際凡文武之臣內外之職悉別以名實而考其始終度其人有志於實用而不

事矯訐沽名者則浸以任使若其大言無當敢為誇辭

篤虛名以動主聽者一毫不以假借仍申諭大臣於進

退百寮一以實材為急陛下一好惡之頃大臣一進退

之際將不出歲月皆視儀聽唱靡然嚮風懲虛名而務

實用誰不能為國家辦事者則天下之大事舉矣惟陛

下財幸

中書舍人崔敦詩奏乞以公道用人疏曰臣聞國家之

治忽繫乎公論廢存之間蓋所謂公論者非可以强名

衆心之所謂當然乃天道也臣嘗觀孟子論進賢舍不才之法曰左右皆曰可勿聽諸大夫皆曰可勿聽國人皆曰可然後察而用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而殺之蓋左右之言常得自售其私諸大夫之論猶恐未協於衆至於國人之論舉國之所謂當然是謂至公是謂大同未有不得夫用舍之當者也臣仰惟本朝祖宗法天立道廟堂之上持公論以調萬化之平縉紳之間伸公論以廣九

重之聽是以治功之盛超冠古昔爰自熈寧大臣變更法度于時士大夫欲排羣議以行私説一切指公論為流俗自是名節不競馴至弊敗臣嘗以為公論所在治道是由人主者天下公論之主也臣恭惟陛下遠撫旁招兼聽一視朝廷無私黨天下無壅情王道蕩蕩過乎三代之盛然而聖人之德又當新而不窮臣子之心每有加而無已臣伏願陛下建大中之極開旁燭之明深詔大臣施舍廢置必詳觀輿議之歸明勅近臣是非善

恐必悉考僉言之當要使公論在上昭然明白亦俾中外知聖意之所向則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舉監司郡守上奏曰臣伏覩右朝奉郎權知辰州軍州事張允之儒雅醖藉長於治民前守臨江令知盧溪周旋兩郡皆以治最聞可謂循良之吏使當一路必能激濁揚清奉行德意右承議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主管文字郭沺疏通修潔臨事不苟嘗為廬州合肥令治效顯著

泉司為屬前後三仕鼓鑄之事尤所諳曉部使者惜其
去薦之因任授以一郡必有可觀允之及泝係見今可
任之人右承議郎新差通判明州軍州事吳松年名臣
之子敏於詞翰踐更事任積有能聲緣未歷親民之官
故無績狀可書至於廉勤公明乃其天資異時可備刺
舉之選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吳江縣張晙學古入官奉
公不撓為令吳江當舟車之衝外應軍須內究民事以
至大駕行幸趣辦無闕斡旋蕞邑民間無秋毫之擾異

時付之郡寄必能趨事赴功松年及晙係將來可任之人臣今舉到張允之等四員保任終身如後不如所舉甘與同罪謹録奏聞

遵知建康府薦梁公永程渭老劄子曰臣竊見右宣教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梁公永愛民戢吏有循良之風剖決優游庭無滯訟催科不擾夏秋二税率先辦集前後士民舉留者甚衆右從事郎知池州建德縣程渭老敏於臨事有剸劇之才去年秋境内旱災躬行阡陌檢放

皆實捄荒之政靡所不講比之旁邑流亡最少百姓德之臣所領縣四十有三其可稱者絶無而僅有欲望聖慈特加旌擢庶幾風動一路以為能吏之勸

遵又奏舉卲宏淵劄子曰臣一介疎逖陛下付以方面劇寄夙夜惟念常懼無以酬報萬一茍有管見不敢緘嘿臣竊謂今日先務選將厲兵莫此為急仰惟陛下鋭意中興留神軍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天下幸甚臣伏見卲宏淵驍勇有謀為時宿將驍雄之目著聞中外昨

在湖湘立功咼人德之血食至今逆亮犯順宏淵提孤軍抗方張不制之敵真揚免於塗炭兩郡為之立廟其人雖六十餘而矍鑠强健不廢鞍馬之習久處散地公論惜之欲望天慈斷自聖意收拭録用庶幾緩急之際可以倚仗臣觸冐宸嚴無任戰灼之至

遵又奏舉趙撙郭剛劄子曰臣比以悍卒奸禁專輙行誅上章自劾干瀆天聽伏蒙聖慈灼見曲賜原貸臣遥望闕廷無任感激之至臣竊見馬帥趙撙到軍以來盡

草前日刻剥之政軍士舊逋一切蠲放按視軍馬勤於教閲約束諸將不得役使令下之初人人悅服建康都統制郭剛留意軍政一歲有餘葺治器甲爲之鼎新不時於諸軍練教紀律嚴明轅門敬畏將帥得人實爲今日先務臣備員數闕寄有所聞知不敢自嘿僭冐淵聰臣不勝震懼之至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中書舍人史浩上奏曰臣等恭惟陛下龍飛御極曾未淹旬首擢臣等寘之從列深惟際會竊自省循陛下天

縱聖學雖出生知然而就傅以來二十餘年太上皇帝遴選儒臣俾為輔導及其成效蓋有自來譬如多稼有年既耕而種既種而穫夫豈一日之力哉臣等晚備誦說聖質已成初無涓塵裨益而猥蒙厚恩先諸舊學心實不安此而不言使陛下未發晉文求介推世祖召嚴光之令臣實有妨功蔽賢之罪欲望聖慈特降明詔凡曽侍潛邸臣寮依累朝故事第加恩典

浩為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上奏曰臣聞誤國之罪莫

大於蔽賢報君之忠無踰於薦士臣嘗承乏經帷薦士職也敢失其職以速官刑又況臣千載一時遭遇聖明從始暨終自頂至踵受陛下生成之恩特出倫等欲報之心宜何如哉臣今老矣智慮荒落不足以寄陛下腹心筋力衰疲不足以任陛下股肱然區區報國之誠雖老不能忘去朝夕思念唯有進達賢才異日倘有毫分之補庶幾臣之志願償一二焉重惟内之庶尹百僚已經選用外之監司帥守已經臨遣臣皆不敢寘論於其

閭若夫懷才抱識沈伏下僚而未能自達者據臣所知
尚十餘人明州鄞縣主簿薛叔似學窺往聖志慕前修
試吏之始已有能譽若任之以事當無施而不可新紹
興府司理叅軍楊簡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閭
内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必敬而愛之新建寧府崇安縣
主簿陸九淵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
融出於自得新無為軍軍學教授石宗昭學問操履文
采政事四者皆過人而深自韜晦無好異之失新寧國

府府學教授陳謙材術既高文章尤美推其所用必能稱職新鄂州推官葉適資禀甚高博記能文其學進而未已前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惇禮學問該通辭藻華贍與其弟惇詩相埒識者惜其未用新江陰軍江陰縣尉袁燮學問醇明性資端厚守正而無矯激久在庠序士子推服添差通判常州趙善譽宗子之秀學問文采俱有可觀吏材尤高不在彥逾下前撫州州學教授張貴謨文學吏治務求實用試之以事必有益於時監

臨安府𤰞易庫胡拱故禮部尚書沂之子沈厚似沂而
拱行尤峻安恬守道不願人知前衢州州學教授舒璘
性資誠慤好學不倦而練達世故材實有用新紹興府
府學教授舒烈性質和粹操履端固平居雖簡易而遇
事有守明州州學教授王恕博通性理諳曉民事時輩
推其為可用之材監潭州南嶽廟湛循性資和裕學問
通明頃中甲科不求榮進而為親請祠時輩推之臣所
知見處下僚未經先達薦引者凡一十有五人如蒙聖

慈以臣言為不妄即乞睿旨降付中書省籍記姓名隨

才錄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孝宗時蔡戡論用人上奏曰臣聞為治莫如求賢求賢莫如變俗俗所趨向視上之好惡而已自古人君未嘗借材於異代所用者不過當世之人在人君作而成之祖宗盛時韓范文富余尹歐蔡比肩於朝故能成四

十二年太平之治固萬世不拔之基元祐初載司馬光吕公著范純仁吕大防劉摯蘇轍輩相繼用事一時侍從臺諫之臣皆天下選故後世謂元祐之治有嘉祐風非天之降才獨萃於此時盖祖宗所以作成之者固有道也祖宗之制莫重制科其次則進士高第制科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初授職官或知縣代還升通判再任滿方試館職制科第四等進士第二人以下及諸科任子從可知矣祖宗以文學取之故以州縣試之欲其諳練

民事而適於用也令則不然進士高第雖授外任闕期未及召命已下詞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異科不歴外任夤縁交結徑登朝籍曽不數年持節擁麾而去州縣之事懵然不曉材者猶不免付之胥吏經年累月習而後知不材者終身憒憒惟吏是從民被其害不可勝言甚非祖宗立法之意祖宗之制凡執政侍從未有不歴省府而後大用蔡齊進士第一亦先為三司使歐陽修一代名儒亦先知開封府然後為執政

蘇軾制科異等亦先為開封府推官呂公著素有時名亦先除户部判官然後為侍從其他名公鉅卿莫不如此祖宗求之以名用之以實故人皆可用而事無不立也今則不然凡中詞科舉進士者蓋有不離闕廷不歷繁劇自館閣升左右史入禁近大率十年可致卿相下視六部七寺號曰冗局簿書獄訟目為鄙事不屑為之往往不通世務不達吏道天下無事尚可充員萬一緩急鮮不敗事甚非祖宗用人之意臣謂今日卿士大夫

屬秩於下不為無人陛下當饋每有才難之歎蓋非乏
材也作成人材未得其道也臣願陛下特賜睿旨討論
祖宗舊制因時斟酌之凡制科詞科及進士三人用近
日李垕例特與添差職官任滿方許叙名其餘進士任
子必歷州縣差遣六考以上仍有宰執侍從監司郡守
舉薦名對而後除職事官凡館職學官太常宗正等將
作軍器監官必兼劇曹其間才學之士可以大用者必
歷省府邊藩次第而至卿相舍是則守一官效一職終

身無榮進之望天下之士既知聖意所在莫不洗滌磨礪各奮所長以赴功名之會祖宗得人之盛將復見於今日

戡又論委官差人侵擾州縣上奏曰臣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上下相繩大小相維如臂之使指故内則省部外則諸司州縣凡有文移次第而下符檄所至敢不聽從比年以来文移既繁期會無信前後相牾新故相仍州縣疲於應酬不無違滯於是委官差人相望絡繹公私

煩擾不可勝言所委之官憑藉權勢妄作威福陵轢守宰鞭箠吏胥州縣奉承惟恐不至公庫非時宴餉驛券計日批支凡所干求惟命是應少不如意謗罵隨之甚者搜摘隱微造作言語還司之後公肆詆誣譖愬既行陰被其害前者未去後人復來旁午道塗充滿驛舍又有使臣承局計囑文移托追索之名為取給之具所在州縣常有數人此曹無知惟利是視茍不厭其所欲廹脅吏輩慢侮官曹踰月累旬坐待不去州縣之擾莫甚

於斯臣愚欲望睿旨嚴飭有司凡省部追索州縣金穀以次移之諸司諸司移之屬郡屬郡移之屬縣凡有慢令者亦以次而劾之大者罷黜小者鐫秩諸司有追索於屬郡屬郡有追索於屬縣亦如之輙委官差人侵擾部内者必置諸罰庶幾此弊頓革州縣之吏得以展布四體趨事赴功仰副陛下願治之意

戡又論用人不當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立事用人未有違衆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

先觀衆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謀而至於庶人可以已矣又且質諸鬼神不聞逆多從少而其事可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國人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典故聖人不敢必用蓋違衆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

濟違衆而用人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咈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扵衆舍已從人稱舜者曰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堯舜聖之盛者天下後世不可及矣宜其任已而自用也方且舍已從人盖謂一已之聰明或有所偏不若天下之聰明為公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冠德百王方欲規恢逺圖紹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必其事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與必其人之不

可用也彊人心而為之非徒無功臣恐適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己從人之美稽箕子謀及庶人之言詳孟軻國人皆賢之説於立事用人之際博採公議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為耳

戩又乞遴選監司上奏曰臣聞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位下大夫掌奉詔條察二千石居所部久舉為守相夫

以小制大以卑臨尊輕重若不相凖然當時所遣非御史丞相史則諫大夫博士皆朝廷要官也夫嘗仕朝廷則德意具悉而知所以欽承嘗為要官則名望素重而知所以自愛秩卑則樂進賞厚則勸功故漢部刺史得人為多其後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行之未久功效陵夷姦軌不禁卒仍其舊國朝選任監司畧循漢制多以朝臣為之雖執政侍從為郡太守皆得廉按其權顧不重歟比年以來此選寖輕往往自守貳循次而至監司

不復選擇故其名望不足以服衆風采不足以動人州縣亦多易之部內一有達官要人趨走奉承唯恐或後職業之不修獄訟之不理寃抑之不伸莫敢過問甚則餽遺相往来酒食相追逐一為所啗夫復何言此監司之所以失職州縣之所以被害也而況川廣去朝廷最遠所賴外臺耳目之寄激濁揚清戢姦恵良以稱臨遣之意苟非其人上下蒙蔽遠民何所控訴乎今諸路監司不過五十人臣愚欲望睿慈明詔大臣選朝廷要官

有風力才幹者更迭用之庶幾監司得人廉按稱職州縣之間無復有貪暴偷惰之吏天下幸甚

王質奏論使材二疏一曰無責全材臣嘗論曰聖人之用天下常使人欣欣有自喜之心下自一介之吏等而升之人各自顧負荷可用於世才者常思奮其才智者常思泄其智一旦苟可以施為則激昂馳騁惟恐後時而不發當此之時天子優游於上而天下之人奔走於下大者則為之勞心以集大事小者則為之勞力以濟

其職孜孜矻矻以自逞其能疲弊辛苦終其身而不倦甚者蹈白刃觸湯鑊冒患難而不知辭惟夫自以為無用於世則氣消意壞雖有才智久而散緩腐敗以至於枵然而無用夫天下之才智可作而不可沮也世之良弓激而發之一寸之鏃可使有千步之勢弛而放之與仆株朽木同故聖人常以有用引天下以為無用而自絶則其可用蓋無幾矣臣嘗歎息唐八司馬皆天下雄豪偉特之才如柳宗元劉禹錫其所藴藏蓋百分未試

其一故其陵厲軒昂之氣雖憂深憔悴之中猶自見其文章議論而不可没其精華果鋭盤屈而低折不得已而暴露於荒州僻郡之間盖亦有過人者而程异晚年復振則唐之財用遂霈然此豈可以不惜也盖嘗讀洪範之書以為皇極之道廣大而不狹寛厚而不苛而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之術頗可以推見於此何者有猷者有謀畧也有為者有膽力也有守者有志節也有謀畧者能畫有膽力者能辨有志節者能立此不可

不念也故曰汝則念之雖然有謀畧者或至於詐而不知正有膽力者或至於縱而不知法有志節者或至於執而不知懼蓋非天下之中道矣雖然苟未麗於惡者亦不可以不受也故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嗟夫皇極之道非聖人孰能行之荀或崔浩張華王猛之謀畧杜黄裳李德裕張柬之郭崇韜之膽力申屠嘉張昭竇武何進之志節此固硜硜者有所不錄也臣聞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深知趙普之貪曹

翰之横而包涵覆蓋未嘗見於辭色故趙普曹翰俱得以為名臣自雍熈端拱之後用法愈詳而責人愈密盖其弊至於今有二一曰記舊惡而不開其新二曰録其暫失而不責其後效且天下之士誰能無援而進者陛下以天下之權付之宰相凡取予黜陟皆出其手而今之議者曰某人故相黨也臣愚不知誰非其黨歟既斥其尤則其他自可以淬磨洗濯而與之更始故臣以為莫若棄其舊而開其新夫人一辭令之不當一措置之

不審雖大智有所不免而何必銖稱寸量於其間銖稱寸量則自公卿大夫以下至於州縣之丞尉其破碎而不全者甚多而非可以一二數也故臣以為莫若畧其暫失而責其後效故夫天下之勢要使輕重兩適其平而已臺諫者列善惡之實而致諸天子天子者權善惡之宜而置諸士大夫是以能平輕重之勢何者臺諫列善惡之實而處之以公故人無邪心天子權善惡之宜而行之以恕故人無棄才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然

臣之論非所施於大姦慝也

二曰無拘定制臣嘗論之曰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取必於人而人不能取必於我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為聽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我人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主之所為奔走於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欲富者富欲貴者貴如執券取償其勢不得不應隨其所欲而應之則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所欲無窮置而不應則閧然有不平於其心浮躁者則怨怒

而形於色辭而長厚者亦不免歎息滯悶而不能一日釋其意以為天子爵禄彼當予我而我當得也倚之以必予而不予以為吝計之以必得而不得以為枉故人主多負謗於天下而天下多不盡力於其君所貴夫聖人者不牽於天下之私情而附合於天下之公論彼天下之私情孰不欲富孰不欲貴而聖人一以公論槩乎其間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遺之以富貴之資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其意而不得者亦憮然有以

自愧自慰以當天下欲為之心而自愧以作天下不為之氣臣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古帝王之粹而其役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張歐為中尉九年而遷而甯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丘成為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

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弘之相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係故臣謂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者以為吾之爵禄而使天下以意揣而情窺則吾爵禄之權將折而歸諸天下是故示之以不可知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緒使天下惟知愛之而為為之而力而終莫敢

有所歆羡邀持於其間此固武帝之所以為雄材大畧也邇者大臣之議患夫在朝廷者居之數月則悄悄然已有欲進之心居之滿歲則汲汲然遂有必進之意又少遲之則凛凛然不可留也是以故歳之詔定日月以為遷易之限曰将以沮躁進者之心也患夫在朝廷者不量淺深不度髙下無故而遷不媿不得而得不遜也是以故歳之詔循序以為進擢之格曰将以塞僥倖之路也此二者其意則甚公而其名則甚美然臣之所慮

者士大夫取必於朝廷之爵禄而朝廷又自開其必取之門臣之所不識也夫天下惟不可為此必然之説也為此必然之説則人將有必然之心令將致其力者則先令之曰行百里予百金而未至於百里百金固不可得也至於百里雖跛躄者亦無以却之矣其初欲以致有力者而其終不能却跛躄此必然者之過為今日之計莫若參其才之優劣揆其績之高下廢置予奪雜出於必然之間使天下之人知之而不能名名之而不能

議然後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致天下之力夫使天子之爵禄而日月可以馴致資序可以必得雖童子皆能逆計之矣而烏能以鼓舞天下哉

質又論馭臣勿窮恩上疏曰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於人而人不能無望於我夫是以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於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為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

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不忍捨聖人嘿然其顧盻嚬笑而天下爭先為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於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為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盻盻然惟其欲之為徇慊然亦自以為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為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為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黄帝堯舜不能以號名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

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應於用恩而信於用法大抵以為我之所頼於爾者輕而爾之所托於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伏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高祖倔起於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頼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其城則得其邑破其敵則錫其爵否則終歲不遷至於以一齊而授韓信猶靳靳

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畜以為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於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為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於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

之於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邀其擊搏之力而後能用鷹有淺丈夫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雉兎雞鼠日陳於前其不颺去者鮮矣而安能為盡力於擊搏哉明皇之於禄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禄山逆計萌於天寶之中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禄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禄不可窮令之為大將平居無事為天子統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畧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其

階加其職夫今之為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青交廣逐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龎籍以為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為寧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於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於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於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足而爵祿先窮也

樞密院檢詳文字李椿上奏曰臣仰惟陛下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親攬權綱進退人材宜乎内外咸康亟臻至治以稱陛下焦勞圖回之志而外則吏强官弱民志不伸田野未闢物價翔踴州縣窘匱百姓窮苦游手不戢盜賊時有内則主勞於上臣逸於下百寮苟且多為身謀直言不聞相狗成俗命令數更未適攸當其故何哉臣愚竊意陛下腹心無謀畫之臣規模無一定之計故百僚苟且相狗成俗者不識陛下之規模也命令數更

未適攸當者腹心無臣以謀陛下之事也陛下非不求謀畫腹心之臣以圖至治蓋求之未有其人也然則多士在朝寰宇之廣豈無其人足以為國家用者臣愚竊意陛下用人進之欲速退不盡禮進之欲速故多不勝其任退不盡禮則真才實能隱晦而不出矣臣愚欲望陛下審擇其人以用之陛下聞其賢矣置之左右與之論天下之事其剖析如流者固易見也其遲疑不決者亦易見也陛下知其才矣察其操守覩其志趣皆不逃

聖鑒矣既賢且才則與之謀畫治天下一定之規模使百僚知所趣嚮莫敢苟且內外弊風俱不勞而變矣陛下圖治之心遂矣臣踈遠小臣唯知盡忠不知忌諱僭擬狂妄之誅惟陛下寬之以来忠讜之言天下幸甚

椿又轉對曰臣竊謂人材不可不擇天下本非乏材也顧作成之如何耳陛下臨御以来收拾人物多出親擢至郡守監司兵將官其參辭悉令陛對大開言路雖微賤之士皆得論事陛下未嘗憚煩焦心勞思以圖治功

宜乎多士在廷盡忠竭力共濟國事四海福康使陛下端拱無為不勞而治斯可矣比者泛使之来未測其意大小之臣以至細民俱懷疑懼而不聞一士為陛下謀者臺諫侍從亦皆緘默袖手以觀頼陛下神聖獨斷自有以服之人情乃寧享陛下高爵厚禄者不為不多而一有小事而莫能有毫髮之助可不謂人材乏乎至如州縣闕乏當申之於漕司計度之以有餘補不足漕司不足則當申之省部科撥足矣至於煩陛下遣中使宣

問又差奉使會計累月往来僅能罷一人易一人且諸路數百州一一涸瀆聖躬如此可不謂人材乏乎先儒以為天生一世人自足以了一世事今非無人也但不任其職也何以不任其職風俗使然也風俗若何主勞而臣逸也陛下親攬權綱聖主之事也謂如近日陛下逐臺諫罷執政可以銷朋黨破姦邪正紀綱保善類羣臣莫不厭服陛下之英斷所謂親攬權綱如是而已可也若會計州縣之収支譏察小臣之微罪臣願陛下不

必經聖慮也提綱振領舉其大者則小者莫不舉也臣仍願陛下嚴禁臣寮游權倖親近之門為士大夫而游近倖之門臣知陛下必深惡之然勢或使然也陛下每惡腐儒及為巧佞所誤致陛下於進退人材之際無所取信則必求所以密察之術以密察人不自膺近何從而知之故得罪而不由中書者或以謂近習所察也得進而不由中書者或以謂權倖所薦也未必實然萬一有此理也規進之士不知義命唯進是求或以苞苴或

以諂諛交結附麗寖以成風人材所以委靡臣仰惟陛下聖明之朝而目覩此風實痛惜之臣流落寒士隻影孤立本無才術誤蒙陛下擢用行年六十有四疾病在身來日無幾茍有所見畏忌而不言是臣負陛下恩遇也臣切切之心無由上達天聰今因轉對得露愚誠臣又願陛下選擇有人望負道德之重者進用之使負道德之士進退人材議論得失必不忍負陛下而任私意矣以公道用人以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晉

瑯琊王初過江東王導輩以未有人望歸之以為憂故收拾東土之望顧榮賀循紀瞻卞壼之流進用之遂能立國葢人望者國之基本也其可忽諸然則何以知負道德之重者以唐明皇之所以用宋璟仁宗皇帝之所以用富弼則易知之矣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死有餘罪臣不任戰懼待罪伏乞睿照

椿兼檢正乞擢用北人上奏曰臣愚庸無取屢蒙陛下親擢廷對之際親承玉音以臣北人所以召用則臣荷

陛下特達之知且知陛下不忘中原之意也仰惟陛下欲用北人豈不以其性多忠實豈非惡傾巧之人所以進忠實之士則臣固當以忠實事陛下不敢求奇巧圖迎合以希覬官爵庶幾有以上稱陛下用北人之本旨臣竊惟伏自太上皇帝南渡艱難之時任吕頤浩所以能誅逆臣破羣寇扶宗社立紀綱可謂有大勲勞及叛臣挾敵勢侵犯淮甸太上皇帝用趙鼎遣諸將破敵軍而後國勢張宗社固天下翕然歸重此二臣者皆北人

也當時若非二臣決未必能立此功業自二臣遷廢死亡其家皆破碎北人立朝者殆鮮况北人南来今五十年矣所存無幾其近年歸正之士又亦屈指可數且北人性多拙直孤立以拙直孤立處之機巧奔競風波之内其何能立也不唯不能立臣亦慮必將有受害者矣又有流落失所之士飢寒切身俯仰於人干求進望不復有北方直實之氣味者不可不察也故陛下雖有用北人之意未有以上副聖心所欲也臣嘗聞晉瑯琊王

初過江東王導輩以未有人望歸之以為憂故收拾東土之望顧榮賀循紀瞻卞壼之流進用之遂能立國臣願陛下兼收並進惟賢是用惟道德是尊不必曉然露欲用北人之意庶不失東南士心亦足以保全彫殘流落北方之士果有剛敏材器如吕頥浩學術方正如趙鼎者願陛下尊而用之然後有以稱陛下用人之心也伏乞睿照

椿兼尹京又奏曰臣伏聞漢陳平以智稱不以德稱者

也任宰相不答刑獄錢穀之對號知宰相之職所以能成不世之勲唐稱賢相前有房杜後有姚宋表表在人耳目於今稱美房杜不言功葢舉皆得宜故無功可稱姚崇薦郎吏明皇仰視不答以謂言郎吏非宰相事崇聞歎服後世稱其得體宋璟自南海至都下不與中使交談當時爲人歸重至今凜然可尊不惟五人之能是文帝太宗明皇用人得其道也故能成刑措貞觀開元之治非偶然也仰惟陛下睿智仁明上希堯舜賢於文

帝太宗明皇遠矣十餘年間焦勞求治躬攬權綱三帝之勤政未足上擬聖徳之彷彿而考實其治則未及漢唐全盛之時何哉主勞於上臣逸於下天下之事無任責之人故用力多而見功寡其以此也臣每自遠方來與士大夫處但聞得失升沈之計罕聞憂國為民之言以奉公者為野以真實者為愚習以成風上下苟且故政無大小皆待陛下躬自與決才無能否皆待陛下親行進退至於出納之吝上淣聖躬士大夫惟知圖進不

復以國家治亂關於心所以未臻至治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食君之祿不留意於此烏足以為士君子哉臣愚願陛下飭大臣戒百寮各使不忘聖人之戒明安危存亡治亂之理盡心臣道各率乃職毋勞君父以圖自逸共裨聖政日躋至治天下幸甚

椿又曰臣聞晉室之南渡也王導實佐之始至江東深以東南人望為念故收拾顧榮紀瞻等用之所以能立

國南北雖分而能保其正統者得人心故也仰惟國家仁厚之政洽於民心雖遭艱難阻隔而人情不忘歸仰非東晉可以比擬伏自陛下臨馭以來未嘗一日忘中原故孜孜以人材爲念中原之士尤荷選擇至如臣之愚亦蒙異眷洊被超擢臣仰體陛下聖慮以北人禀性忠實者多所以收用期於忘身徇國以圖治具德至渥也臣自念生長河朔賦性愚拙流寓江湖五十餘年每歎人材之難得蓋緣士風之不振願陛下惟才是用不

拘南北兼北人至此無幾況陛下兩宫身居南土不可不固結其心惟臣言之無嫌承平全盛之時北人立朝尚以疎直不得行其志矧今日絶無而僅有陛下雖欲全之適所以尤難其全矣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願陛下深思遠慮選才於公論毋取於交結信任其忠實毋取於詭隨庶幾士風漸革真才輩出不患不能輔佐聖時以圖至治也臣不勝皇懼待罪

衛涇奏論人才疏曰臣聞人君臨制天下所與建功立

業者惟人才是賴然自古及今未有儲之不廣養之不素而能備大有為之用者也仰惟陛下臨御日久博觀今日人材熟矣以為果有餘也果未足也以為不足則內而朝廷外而郡縣百司庶府其在任者員備而無缺其待選者倍蓰而又多以為有餘則因循玩歲而職業不舉委靡從俗而士行不修執政大臣所以圖回於廟堂左右侍從所以論思於邇列皆陛下所親信委任非臣疎賤所得知也至於當世知名之士一時簡記之臣

皆陛下畀時之所抜擢録用陛下亦嘗致察於斯乎其自任以重輔導君徳不汲引親舊以為黨與不棄遺疎遜以誤信用足以當腹心之任者幾人昌言正色别白賢否務存大體而不責苛細務振紀綱而不望風旨足以任耳目之司者幾人持節剌舉肅清所部不結權要以自售不借孤寒以示公足以膺臨遣之寄者幾人勸課農桑使民安業不為姑息以要譽不肆貪暴以害民足以稱牧養之責者幾人一旦邊陲有警羽檄交馳臨

機料敵彈壓三軍之衆威聲德望鎮撫中外之心足以備緩急之用者幾人聖明在上天涵地育臣不敢謂舉無其人也聞之議者竊謂今之士大夫徇利而不顧義矜名而不務實習成軟熟則謂之得體稍知激昂則指為生事公清鯁亮者苦落落而難合脂韋容悅者常獻以自媒忠誠篤實者以迂闊而見疎貪鄙巽懦者以僥求而倖進是以氣節頹敗而不立風采銷萎而無餘庸庸垂紳默默尸位若大若小渾然一律前至者冒寵

而無耻後来者效尤而何憚賈山曰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此之謂也風俗成矣國家何賴而況邪徑未塞羣小爭趨苞苴賄賂之公行干託請求之無猒附炎逐臭希寵爭榮陛下以至公之心而猶牽於毁譽之偏私以至明之見而未免於人情之曲狥邪正之辯未盡昭白是非之論未盡公當頽弊風俗沮壞人材莫甚於此臣願陛下光昭聖德奮自宸衷念國勢之所以未張思人材之所以未振廣薦賢之路必惟賢者而後任盡

任賢之道毋使不肖參其間窒其邪枉之門時出非常之斷崇奬骨鯁之士則諛默之風自革簡拔靜退之人則躁進之徒自遠廣寛容之度毋疑人臣之為近名養敢言之氣毋使人臣之懐畏罪儲之日廣養之日厚風俗丕變賢能輩出一旦取而器使之唯陛下所志而曰人材不足者臣不信也將見主威以隆國體以固靜足以强根本動足以復土疆何弊之不革何事之不成何功之不立哉惟陛下留神省察豈惟臣之幸天下之幸

也

涇繳徐柟祠録上奏曰臣竊惟御史耳目之司朝廷紀綱所繫惟無私乃能體國正己斯可律人必振揚風采砥礪廉隅然後風憲尊嚴百辟整肅伏見朝奉郎徐柟素乏聲稱誤膺簡拔自頃入臺凡所論奏多不厭塞衆望其劾翁點也反為點上章詆毀指其所言率挾私意柟雖苦詞辨數訖無以自解識者固已譏其辱臺所宜引避乃偃然自安已而蘇師旦之敗交通之跡尤為彰

露物議甚喧亦可以言去就矣而柟包羞居職如罔聞知累月以来一無建明日惟覬望遷擢此其風釆銷靡廉恥道喪尚足以稱陛下糾繩之任乎近因縱容親戚販鬻私酒暨場務捕獲動以千計付之有司公行可也乃力與庇䕶甚至縱令僕廝爭奪紛競都人聚觀請屬守臣必欲釋放遂至徹聞天聽陛下曲全事體猶頒與郡之命今因其引疾畀以祠禄陛下所以待柟可謂厚矣而柟不自愛重上負陛下久尸要任敗壞臺綱若不

別白言之切慮中外莫知其故反疑陛下輕去臺臣有
累聖德臣愚欲乞睿斷將徐柟祠祿指揮特賜寢罷俾
之循省庶幾上以彰陛下黜陟之公下以釋搢紳疑似
之論不勝幸甚臣雖時暫兼攝不敢隱嘿隳廢職守所
有録黄臣未敢書讀謹録奏聞
涇又繳兵部郎官劉炳除江西提舉上奏曰臣竊惟常
平使者之任分一道刺舉之權若昔先朝選掄特重在
外必登最郡課綽有治聲在内必服勤郎省著聞朝蹟

始與茲選是為拔擢儻授非其人則公論不置臣伏見新除江西提舉劉炳試州遠外資望甚淺夤緣収名遂廁朝列繼以宣司辟置諮議超躐郎選以寵其行而炳天資闇愚材術疎短職在裨賛補報蔑如進退之間義當自審顧方入部就職偃然安居物議沸騰乃謀去就復徼倖使節迨遂所欲丐外之章不知引咎猶謂非不欲趨事赴功敢為大言欺罔衆聽學士大夫宜知禮義廉耻行不顧言當如是乎縱朝廷寛大不欲加罪使之

善去幸矣況炳爲丞未久爲郎又纔數日凡郎曹久次而去者亦不過得節是宜幽黜而反被拔擢人雖置而不問炳獨不知愧乎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劉炳新除江西提舉指揮特賜寢罷且與待闕州軍差遣庶幾朝廷不至過予在炳受之亦安乃所以全其進退之節不勝幸甚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衛博上殿劄子曰臣聞人主無它職以進退大臣爲職大臣無它職以佐天子進退百執事爲職在列之臣有

一賢焉以復於上而進之可也有一不肖焉以復於上而退之可也知賢而進之知不肖而退之大臣之職然矣近世以来廟朝之論進賢則有聞矣於不肖者之退則未之或聞也職業之不修行誼之不立冗瑣之冒進貪邪之自植非彈擊之来上廉問之發舒則清議不加憲章不及者有之沿襲之風從来久矣聖人在上朝廷清明小大之臣罔不精白以承休德固不容不肖者濫吹其間然於大臣所以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之職豈宜

有偏而不舉之弊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在廷各恭乃事厲乃行一乃心俾二三大臣精校而審覈之以揚進退之任庶幾賢不肖之别不致混淆真材實能奮迅而出有以上副陛下厲精求治之意

博又上劄子曰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羿之射精矣而不能敵秋之奕造父之馭至矣而不能舉烏獲之任鏤冰者不可使琢玉刻朽者不可以鑽堅瞽之樂刖之門宮之守雖聖人不能廢其用夔之樂垂之工皋陶之理

雖大舜不能更其任所貴乎量才授職因事賦官者正在是爾今之仕者自一命而至於公卿自簠簋簿書而至於稽古禮文之事莫不欲擅其能苟以一藝自名一能自售者非特其心歉然不滿而人固亦小之此古之所以職業設而萬事治後之所以職業設而萬事隳方且喟然有乏材之歎則亦厚誣天下之士矣仰惟陛下焦心望治虛已任人士有尺寸之長未嘗不録舜之所以為舜陛下蓋得之矣雖然張湯官御史大夫而仍熏

治獄劉晏位宰相而不去鹽鐵度支此特漢唐近事堂

堂聖朝豈固因循軌轍而分處昔人之下哉臣愚欲望

聖慈詔執事大臣無責人以全技無强人以不能明習

典章者則使之居臺閣善調盈虛者則使之主國計治

獄者必法理之士分閫者必智勇之臣録所長護所短

久任而責成之將見百工熙庶績凝策勲乎三五之上

矣

侍御史王十朋上奏曰臣聞古之為民師帥者能以德

化人則人恥於為盜能以威服人則人不敢為盜能以智畧屈人則可以除一時之盜三者皆無焉則何以為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縣帥守不得其人既不能使之懷德畏威又無智畧以勦除之也朝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遷為大藩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竊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為之不通初有捕致海寇者仲通從而

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國令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旣不罷黜之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路乎知靜江府俞良弼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爲之騷然運使鄧酢用虔吉茶商以禽湊鉞良弼忌酢併與茶商等皆不奏功致茶商憤然嘯呼而起醜黨數千人陷沒州縣殺戮官軍守臣有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能正良弼之罪乃因而久任之安能使鼠竊狗偷輩即時殄滅

乎仲通刻薄小人昔爲秦檜鷹犬其惡備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有麄才可以任使及治四明最無善狀專用公帑交結黨援海盜猖獗畧無計畫其才亦可見矣良弼雖無仲通之惡然闇其老繆不事事况二廣去朝廷爲最遠斯民所恃以爲命者惟師帥之臣爾良弼爲大帥而盜賊充斥如此何以安遠人乎臣欲乞睿斷罷仲通紹興之除奪良弼靜江之帥別擇有用之才以代之將見海廣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十朋又上疏曰臣聞有旨令龍大淵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心憂念將士故遣左右心腹之臣爲勞來旋歸之使或出於大淵不憚勞苦慨然請行亦可嘉也然命令初下議者囂然咸謂自古遣使或廵行天下或撫諭軍民皆於士大夫中遴選人才如漢之八使用張綱等唐之十一使用庾何等是也太上皇建炎紹興間亦嘗遣使撫諭矣或用臺察或用郎官出於遴選時號得人今大淵雖爲潛藩舊臣議者謂非出於朝廷遴選之公銜

命撫師有輕國體又慮大淵之出聞者謂是陛下所親信之人州縣必希意而將迎諸軍或望風而交結萬一復致人言如前日臺諫給舍之論列豈不重貽聖憂亦非所以保全大淵也臣以謂王師之還陛下已降詔慰撫之矣今只委張浚勞来安集之不必更遣撫諭之使切恐將士以宿州不利而還未測朝廷之意忽聞使命之出心必懐疑不如寢而勿行以安反側不然乞命宰相於朝列中擇其忠實通曉者敦遣之以重光華之使

以塞中外之議不勝幸甚

十朋爲著作郎上疏曰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爲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臯陶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王訪落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宋璟

首相杜黄裳武宗首相李徳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廸張知白魯宗道為宰執皆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曽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修為參政治平之治最號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彦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吕公著又並相吕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兹為盛

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初足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勲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之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也茍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

可使庸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擢宰相得人則内可以奠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姦邪如是則内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端拱一堂之上羣天下人才如意而任使之内修外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十朋代越帥王尚書上疏曰臣聞唐杜牧論兵謂上策

莫如自治夫內修政事蓋自治之策也任賢使能又自治之要者昔漢以汲黯寢淮南之謀晉以謝安破苻堅之衆唐以陸贄濟奉天之難我國家寶元慶歷間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畧安撫之任付之范仲淹韓琦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謡兵不大用而元昊已服今我與敵强弱不敵惟當以人才勝之苟得仗節死義如汲黯輩則謀當自寢風流雅望如謝安輩則敵當自退忠謀讜論如陸贄之徒則難當自解兼資文武宏材

偉畧如韓范二臣則敵當自服所謂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者也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仁宗尤為宰相吕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事仁宗思用仲淹夷簡亦力薦之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今邊境未寧正是側席求賢之日臣願陛下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以吕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之計仍詔侍從臺諫監司郡守各舉人才勿遺疎賤朝奏暮召如恐不及如是則異人輩

出可以供陛下之任使矣夫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自治之術莫大於此

知嵓陽王師愈論養人才上奏曰臣聞致治者必資於人材顧治之君輔治之臣皆能知之皆能言之然而每患人材之難得者豈天下果乏材也哉自古成大業者未嘗借材於異代況我國家聲教所曁不為不廣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今猶古也顧所以養之取之用之如何耳鄧林之木信美矣必培其本根茂其枝幹斯能成可

用之質大匠覩其質而揉伐之斵削其樸斯能成堪任之器因其小大度其長短或為宊桷莫不各適其宜然後大廈可成矣凡用人材者亦若是嘗觀有周之時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豈非樂育於其始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豈非作成於其中乎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各當厥職非器使之効乎此所以濟濟多士獨稱於有周也令之用人似恐不然一時俊乂稍有稱於世忌嫉者衆不指其小瑕則索其舊愆或誣以昧昧難明之過必使之

困躓而後已吁是誠何心哉况夫人之所禀賦負材術者不能無可議之失尚氣節者未必有應變之具必欲求全肆毀奚可哉茍或見用又且不度其力小而責以任重不假以歲月而責其速效宜乎歷年之久治效之未成也臣愚欲望聖慈遠鑑有周之隆近察鄧林之木凡曰人材始則保護愛惜之次則磨礱作成之終則隨器久任之其不能成事功者臣未之信也管見瞽言冒讀天威戰兢之至

師愈又奏曰臣聞自漢罷侯置守秩二千石任共理之寄其禄厚矣其任専矣其權重矣故當時郡守多有治功著於方冊廹至武帝置刺史以臨之秩止六百石葢欲以小制大稍殺其權未至太輕其任之専固自若也人亦奮勵以成治功惟我國朝待遇守臣禮固甚厚禄亦不薄二年成資添置監郡任已不専矣又置監司以臨之權已輕矣雖欲自奮已不若兩漢之肆近歲以来二年成資者十無二三監司統監其員益衆郡守之權

輕無如是之甚者且以江東一路言之止九郡耳有兩總領兩運使兩提刑又有安撫提點提舉各一員是則一人守郡臨之者九人十羊九牧猶未足以況也至若監司置司之郡益又甚焉豈非長官尊大為郡守者欲行一事欲下一令動輙掣其肘而吏卒撓政未可槩舉稍加繩治交鬪釁隙郡守必至斥去而後已監司縱有賢者欲懲其弊而吏卒之徒恥其不勝必多方為計使監司墮其術中而不自知吁可歎也哉安平之時已難

於成事功涵容調護尚可愒日或有盜賊之警兵革之用必致敗事甚失建侯作屏之意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宰執凡監司之郡必擇宰執侍從及曾任臺諫有風力者為之守其位望頗重庶可展其所長不然止令監司兼領郡事必久其任責以治効至若會府帥臣之權頗與之均尚庶幾焉

師愈直煥章閣知長沙論作邑之難上奏曰臣聞守民之官莫親於縣令陛下愛育斯民如保赤子重縣令之

選嚴黜陟以別善否德至渥也為縣令者孰敢不仰體
聖意恪修厥職然而官卑權輕法密責重上下皆得以
鈐制害之者太眾乞為陛下詳陳之願少垂聽覽上焉
有監司守倅始則毆之冒法以辨事末則寘之深文以
自解況又有私喜怒於其間無所分訴此其一也次則
有屬官有曹職官有本縣同官有寄居有過客多欲遂
其私為賢令者豈能盡如其所欲往往撰造是非譖之
監司守倅為監司守倅者畧不加察從而罪之此其二

也下則有本縣人吏有豪強上户有教唆把持健訟之猾民相為表裏又皆欲遂其私為賢令者豈肯徇其所欲於是人吏伺缺失豪強率錢帛教唆把持者議狀本裝點虛詞遣健訟者訟之輕則欲其逐去甚則使之敗官喪身破家而後已此其三也抑又有監司州府之案吏與夫承局排軍院虞候散從官平時持一紙引傲睨無禮下視縣令厚有所求稍不如其欲裝事端以譖訴監司守倅者聽之屬官曹職官助之其不被害者鮮矣

此其四也陛下擇字民之官為甚重而上下小大害之者如此其衆雖使卓魯復生欲展其材詎可得乎是以作邑者莫不苦其難上官者亦皆知其難第莫肯加䘏耳甚負陛下任官愛民之意然而京朝官作邑尚敢不顧其害與衆為敵間有善政至若選人作邑抑又難焉選人非無賢材然而皆懷寸進之心皆為改官之計鮮不彌縫上下以干虛譽甚者兑易官錢以買舉狀相習成風上下知其所急者在此尤得以制之故選人作邑

為尤難也臣愚欲望聖慈罷選人作邑盡令京朝官為之庶可革其希進之弊責以字民之効仍敕監司帥守凡知縣顯然姦贓無狀者依公按劾重寘典憲誠不足即其謬懦不材者逐之亦無害唯是清强賢令為上下所不喜者當保護愛惜之或為人所誣當直其寃庶幾賢材可行其志字民之効著矣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五